

方言俚语

从“水”的两个读音说起

郝妙海

水,在晋源人口中,有两个读音,一个读“suǐ(不卷舌)”,一个读“fǔ”。在一些方言研究者的著述中,有个专用名词,叫“文白异读”。“文白异读”,是指同一个字,在不同的语境中,有时读“文”话音,即官话、普通话的音,有时读“白”话音,即土话、地方话的音。

“文白异读”现象的产生,与该字所组成词汇的历史层次有很大关系。一般来说,在产生年代较远、使用年代较长的词汇中,该字在当地民间语言中,多读“白”读音。而在产生年代较近、使用年代较短的词汇中,该字多为“文”读音。比如这个“水”,在我幼年的记忆中,大多由“水”组成的词,都读“fǔ”。如“担水”“喝水”“要水水(游泳)”“河水”“雨水”“油水”“水瓮儿”等。但上世纪50年代末,晋阳湖建成后,村里人却异口同声将其叫作“suǐ库”,而不叫“fǔ库”。其后,将“水”读作“suǐ”的词,便越来越多。

“文白异读”现象,其实是语言由“白”向“文”,也就是由土话向普通话过度时的一个必然现象。而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,随着文化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越来越快,不仅“文白异读”中“文”读音的字词越来越多,而且“文白混读”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。“文白混读”,即同一个字词,并不是因该词产生的历史层次不同,而是因读者群的年龄层次不同而读音不同。即,同一个字词,在上点年纪的人群中,会读“白”读音,而在相对年轻的青少年人群中,则会读“文”读音。一词两音,同时混存。像前面提到的“担水”“喝水”“水瓮”等,在我子孙们口中,早已一律读“suǐ”了,而我自己,则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嘴里冒出一个“fǔ”来。

行文至此,我还想借机说说“水稻”这两个字,在我的家乡“文白异读”和“文白混读”共存的一些有趣现象。

我们村,晋源区的武家庄,是1957年引种水稻的。此前,有晋祠稻区比邻,村里人

自然对水稻也略知一二。但直到种成了水稻,村里人才有了近距离接触这种农作物的机会。其后,村民们慢慢掌握了它的生长习性,也熟悉了它的各个生产环节。几年后,水稻就取代芡子、玉芡子,成了武家庄的当家作物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,水稻种了大约有40年。

“水稻”中的那个“水”字,前面已经说过,有“suǐ”和“fǔ”“文”“白”两读。而那个“稻”,同样也有“文”“白”两读。在普通话里,它读“dào”。但在我的记忆中,家乡人与这种农作物打交道的初期,在老乡们的口中,它一直读“tǎo”。比如稻子,叫作“tǎo子”。开垦来种这种作物的地,叫“tǎo地”。它的整个生长环节,也是从培育“tǎo秧子”开始,到“栽tǎo子”“浇tǎo子”,再到“割tǎo子”结束。然后,“打tǎo子”或是“捋tǎo子”,最后一道工序“碾tǎo子”,将“tǎo子”变成大米,完成一个轮回。然而,不知从何时开始,这个字在乡亲们口中,也与那个“水”字一样,出现了分化。“tǎo子”变成了“suǐdào”,“tǎo地”变成了“dào田”。

“文白异读”和“文白混读”现象,在方言语境中,还会继续存在。但在我们这样经过城中村改造的区域,“fǔ”逐渐变成“suǐ”,“tǎo”逐渐变成“dào”,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。当下,在我们这一片区域,“水”“稻”两个字,尚处于这种渐变的过程中。于是,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。同样是用“水”或“稻”组成的词,张三读“fǔ”,李四念“suǐ”,王五说“tǎo”,李四话“dào”,却一样能说得清楚,听得明白,而且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但有些词却不然,像“tǎo地”就不能说成“dào地”,“dào田”也不能说成“tǎo田”。否则,说的拗口,听着逆耳,会极为别扭。而像“水稻”只能说成“suǐ dào”,若有人非要说成“fǔ tǎo”,听的人就不知所云了。

方言,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只要大家都能听明白,那就姑且说之,姑且听之吧。

走遍山西

槐香(版画)
段双锁作

大串大串的槐花开在老槐的枝头,整个村庄都沐浴在浓浓的槐香里,脖子一仰,满嘴的槐花便喂饱了我的童年。

母亲把槐花做成了各种美食:野蒜拌槐花,家鸡蛋炒槐花,槐花谷累,槐花包子,干瘪的日

子一下子变得喷香。

寡言的父亲让一袋一袋槐花及时走进阳光。最原始的储藏,却将以后的日子喂养。

这些年,我远离了那个小小的村庄,总有大片大片的槐香,漫过我的梦呓,染绿我的诗章。

故乡风物

黑杂面条

尧天



朱玉生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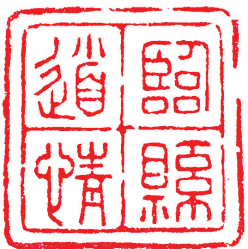
黑杂面就是黄豆和玉米按比例混合磨成的面,当然玉米不是一般的玉米,是经过加工而成的,就是把玉米粒上锅蒸到一定程度,晾到不干不湿,这个过程叫潦玉茭,这样处理的玉米才柔和,有粘性、好吃。

黑杂面条的第一道工序是捞捞饭,为此平定砂器中专门烧制了一种供捞捞饭用的器皿,叫做捞饭盆,从中可以看出,捞饭在平定饭食中的地位。捞饭是小米做成的,捞出捞饭,接下来放蔬菜,蔬菜因时而异,冬天有山药、胡萝卜、倭瓜等,春天有倭瓜干、干豆角、萝卜干等。锅盖掀起,一片片油漂在上面,豆红色的汤中像挂了一层薄薄的芡,橘红色的北瓜、黄色的红薯、白色的山药、鲜红的胡萝卜各自绽放,相互萦绕。大自然赋予的原始醇香,带着甜丝丝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在煮蔬菜的同时,主妇们早已将细细的黑杂面条擀好了,面条下到锅里,这时豆香和玉米的香味弥漫开来。

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熟调料。熟调料就是将菜籽油放在勺子里,烧红后放入葱丝、蒜瓣、花椒、老黑酱等调料,用筷子不停搅动,爆出香味后放入锅里,随着“滋啦”一声,厨房里便飘出浓浓的香气。

印记山西戏曲



临县道情

临县道情 临县道情,是山西省较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。主要盛行在临县一带,临县在历史上,曾是道教比较盛行的地方,有“十三观寺九夏院”之说。临县道情吸收民间艺术的营养,逐渐形成地方特色文化。其历史悠久,剧目丰富,表演颇有特色,地方色彩浓厚,深受群众喜欢。

临县道情的唱腔由五声音阶构成,其曲调开朗而流畅,节奏明快而活泼。唱腔结构基本属于联曲体,在发展过程中受梆子戏的影响,之后吸取了一些板腔体音乐和唱腔,如“介板”“滚白”“流水”等。代表剧目有《高楼庄》《张连卖布》。

文/篆刻 李泽峰

人物

在那个火热的年代,人们都追求思想进步,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不例外。学生时代的张桂梅,饱受红色文化和革命理想熏陶,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孩子。《愚公移山》《纪念白求恩》等文章她烂熟于心,二百多页的《毛主席语录》能从头背到尾。

张桂梅之所以这样对共产党员、革命烈士、英雄人物充满了感情,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一件事让她难以忘怀:

那是张桂梅眼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。说是普通,是因为那一天的清晨跟以前所有的清晨一样,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天还是那片天,家还是那个熟悉的家,学校还是那所学校,同学还是那

群同学。更重要的是,张桂梅还是那个活泼机灵的张桂梅。

但是,那一天又是特殊的一天。那天中午,张桂梅跟往常一样放学回家,远远地,她就看见自己家房子外面围了很多

人,有熟悉的邻居,也有一些从没见过的人。

张桂梅心里马上紧张起来:“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!”

她赶紧向家里跑去。人们把张桂梅家围了个水泄不通,有人指指点点看热闹,有人进进出出地忙着什么。张桂梅费了好大力气,才从人缝里钻进去,渐渐地看清了自己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,张桂梅家房子的一面墙倒了,她妈妈被压在墙下面了!

人们在忙前忙后抢

希望出版社

10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救被压在墙下面的妈妈,根本没有注意到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得面如土色的张桂梅。此时此刻,作为一个小孩子,张桂梅挤在忙碌的人群里,手足无措。她特别担心妈妈的安危,眼泪在无声地流,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,只能焦急地站在一边,看着大人们在一片忙乱中来来往往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南面漫坡尽头,一崖突兀而起,仿佛要倒到对面的怀抱里去。南坡上有瞭望塔,可防火,可赏景,也可观鸟。北崖下有流水,只是草有些深,河道把山和草分割开来,看不到水的流向,听不到水的响声。崖上有树,有荆丛,有草披,或因光照的缘故吧,山上的色彩比河道里热烈许多。仔细端

详,崖上还有晒干的苔藓,暗褐色中略带一丝微黄。低头看脚下,河岸的石头上一层黄,淡而薄,也是苔藓晒干后的遗迹。河里的石头也铺着一层黄,绒绒的,似乎裹在石头上的胎衣,十分滑腻,却非苔藓。石头本是青石,却变成现在模样,或因生态的缘故吧。源头水温常年保持在四五摄氏度,这样的温度下苔藓是无法生长的。

更奇怪的是,河里居然看不到鱼。《汉书》说“水至清则无鱼”,那么,无鱼之水是不是至清之水呢?

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,叫沁河源湿地生态步道。顾名思义,它是沁河源头的步道,是生态的步道。越出步道,回到石板路上,水声骤然响亮起来,源头到了。

这里是沁河主源,叫姊妹泉。泉水终年不减,长流不息,是沁河三源之一。

姊妹泉一南一北,平行相对,相距约7米。两泉相汇,自西而东蜿蜒而下,拐弯处空地上一建六角亭,亭中立一石碑,上刻“沁河源头”,黑底白字,为沁源县人民政府2008年10月所立。

这是我第三次走近源头,比之从前,她似乎多了几分灵性。

南山本是道漫坡,拐个弯却壁立千仞,绝壁上几无植物。绝壁下豁然一山洞,当地人叫“怪窟窿”。近洞口贴耳聆听,洞内虎啸龙吟,好像大山深处藏着万头猛兽。其实,这是一座石灰岩溶洞,出水口茶碗大小,洞口外露部分宽不足1米,高过半米。

纪实